

〔马来西亚〕

朵拉

微型小说
自选集

朵拉

上海文艺出版社

〔马来西亚〕

朵拉

微型小说 自选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马来西亚)朵拉著.-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12

(微型小说名家名篇书系)

ISBN 978-7-5321-3429-8

I. 朵… II. 朵… III. 小小说-作品集-马来西亚-现代

IV. I33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5799号

出品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于晨

封面设计: 钱祯

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

(马来西亚)朵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62,000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429-8/I·2608 定价: 23.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序：祝福“惠安女”——朵拉

郑宗培

在福建泉州惠东半岛的海边，有个特殊的族群，就是名闻海内外的惠安女。这些女性不仅以其奇特的服饰——花头巾、短上衣、银腰带、大筒裤成为一道道靓丽的民俗景观，更是因家中男人多以出海捕鱼或出洋谋生，常年少在家，而使女性个性磨炼坚韧，成为全能媳妇，里里外外一把手，为惠东崇武增添了难以言表的人性魅力。

我为什么要在本文开篇就花这么多文字写“惠安女”呢，不为别的，是因为本书作者每每介绍自己简历时，前两句必是：本名林月丝，祖籍福建惠安。不得不让我对这位出生于马来西亚檳城，身上流淌着惠安人生命血脉的朵拉作一番追根溯源，了解她在并不是以华文作为主要语言的大马，多少年来矢志不移华文写作，矢志不移用中华文化元素从事她喜爱的绘画、书法、茶艺、园艺。

认识朵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东南亚的华文作家有个很好的习惯，经常以举办“亚细安创作营”、微型小说研讨会之类名义聚会，一些侨领、儒商出面主持，大家以文会友，其热络的气氛让人忘记置身在远离祖国的他乡。我与朵拉是在新加坡、还是在曼谷类似的场合认识的，记不清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质朴、诚恳，对文学的执著、率真，一往情深。

如果说，出生于大马华人家庭的朵拉，对华文写作产生兴趣的最初是得福于父亲对她学生时代的华文和书法成绩的重视，得福于家族内叔叔姑姑，尤其是母亲的阅读喜好，那么成年之

后，成家之后，成人之母之后，她仍与华文写作为伍，仍喜书、看书、买书、写书，则是缘于她的思索、观察与悟性，还有她的毅力与善心。

纵观她的这本微型小说自选集，可以看出，女性、家庭、两性关系是她从数千篇作品中精选出百篇成集的一个主旋律。当今大马拥有 600 多万人口的华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陋习仍然习见，朵拉作为知识女性，用理解与同情的笔触，看破红尘似的淡然、淡定，描绘了多情的少女、哀怨的弃妇、作茧自缚的第三者、不甘矮化与欺凌的新女性……众多姐妹同胞的种种爱恨怨愁、沧桑哀伤、不畏强权的形象，与晦暗幽微的社会浮世绘跃然纸上，激励她们冲破险恶与迷惘，达到自信自尊自强自立之信念。

而在写作技艺上，朵拉的微型小说愈趋成熟，有故事，有人物，节奏明快，构思简洁，这与她喜好丹青有关，带特征的单纯，有意味的简化，颇得微型小说这一新兴小说文体之精髓。

话题又得回到前文说到的“追根溯源”。朵拉就是这么一个看似素净优雅，心中却有万般渴求的人。她写作高产，参会、演讲，足迹遍布大马各地和不少国家与地区，精力无比充沛，办事十分干脆。举个小小的例子。去年 5 月，她与丈夫小黑途经上海，匆匆来见我，二话没多说，送我一叠她的旧著新书，丢下了一句：我的自选集，请你写个序。一点客气话也没有就匆匆离去。同年秋季，我应邀参加吉隆坡华文书展期间，主办方安排北上参观槟城，本想与她约见面叙，在随行的《亚洲周刊》驻吉隆坡记者林友顺的热心联络下，终于与她通上了手机，不料她已南下吉隆坡书展去演讲了。同样也是一句客气话也没有，还怪我没有事先与她约定。

这大概就是“惠安女”的一种基因，了解她了不但不生疑，反而会感到她是多么单纯，多么可敬。

抄录一段她在《做好一个人》文章中的对话：

一系列的“励志文章”发表后，朋友取笑：“哇，现在终

于也‘文以载道’了呀？教训谁呀？”

我坦白地说：“我是在教训自己！”

说得多好，同样单纯、坚定，铮铮有声。

我以为，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出现了朵拉这样的成熟有才华的华文作家，是马华文坛和华人社会的幸事，是马华文学得以兴盛的骄傲。中国成功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又为朵拉这样的海外华人作家回到母语国文坛书业施展才华，创造了更大的平台。

祝福“惠安女”——朵拉！祝愿马华文坛和海外华文界能涌现出更多朵拉式的华文作家！

2008年11月16日

目 录

序:祝福“惠安女”——朵拉	郑宗培
礼物	1
玛琪雅朵和法师	3
遗失	5
重逢	7
嗅觉	9
南瓜	11
电话里的蓝草莓茶	15
不认输的咖啡	17
阻止咳嗽的糖	19
有一颗心	21
误会宝蓝色	23
黑夜的风景	25
会说话的墙	28
心结	30
行李	32
心碎	34
眼镜	36
容忍	38
找一株树	40

暗处的眼睛	42
门的后面	45
别人的梦	47
病人	49
烧	51
咖啡约会	54
存款	56
等待的咖啡	58
左脚右脚	61
穿过小巷	63
臭味	66
自由的风筝	68
自由的红鞋	71
原谅	74
有一首歌	77
鸦片电话	79
行人道上的镜子	81
洗头	84
钟摆	88
生病的妈妈	91
时代的歌	93
心事的花瓶	97
病情	99
不合脚的鞋	102
袋中的纽扣	104
虚拟之爱	106
心焦如焚	109
父亲和鱼	112
岁月的眼睛	115
看电视的人	118

幻想电话	120
回去	122
纠葛	125
咖啡是非	128
化为粉末的野草花束	130
废弃的车站	132
过时手表	134
老地方	137
家婆和狗	139
距离	141
即食面	143
记性	145
老故事	147
失踪	149
花凋	151
老人和鸡	153
手术	155
宠物	158
水鸡的谎言	160
节日晚餐	162
发亮的白发	165
那天去洗衣	168
发上岁月	170
病	172
寂寞石子	174
流浪的幸福	176
杯碎的声音	178
没脸的人	181
失去自信的男人	184
二遇芒草花	186

偷看	189
好消息	191
离婚	193
剩余的色彩	197
名片	200
温柔的阳光	202
锁头效应	205
话匣子	209
母亲节电话	211
自杀的鸟	213
唱片日子	215
分手演习	218
下午茶闲话	220
不解	223
电话响起	225
绿叶子	228
过时的信	230
绝望的香水	233
回家的猫	236

附录

温婉优雅的智慧女性	戴冠青/238
看马华作家朵拉谈情说爱	(香港)阿兆/241

代后记

之一 不妥协的灵魂	朵拉/246
之二 和自己说话	朵拉/248

礼物

的士快到家的时候，骆为民突然对司机先生说：“对不起，司机先生，请你再回到市区，我还要到精品店去一趟。”

司机心里虽然觉得这个乘客很奇怪，但也没表露出来，他只是点头说好，然后就把车子转回头。

待骆为民再回到车上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包装得非常精美的礼物。

“好，现在回到金花大厦吧。”

骆为民叫司机把他载回家，他这时的口气比刚上车的时候轻松得多了。

看着花了四百多元买的礼物，骆为民心上原来的愧疚，一点一点在消隐。

越送越昂贵，那是由于他心里的交战愈来愈深。

文娟对他完全没有怀疑，这是他最感不安的。

她永远那样信任他，每次他打电话回去，告诉她要迟点回家，她从来不追问，只是说：“好，不过还是别太晚了。”

骆为民因此都在十二点之前一定到家。

可是，今天比平时说的“迟回去”的时候早得太多了。

本来和莎莉约好的，老地方老时间，但是，到日本去出差的莎莉的丈夫，却突然提早从日本回来，他在酒店的房间等了半个小时，才接到莎莉的电话说不来了。

他每一次和莎莉约会过后，就对文娟产生愧疚的心情，所以，找一件礼物送她，等于是一项弥补。

看见文娟快乐惊喜地接受他的礼物：“啊，多漂亮呀，太美

丽了,我好喜欢唷!”这时骆为民就会带着心安理得的微笑去睡觉。

今天虽然没有和莎莉上床,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去过幽会的酒店,没有给文娟买份礼物好像心里不太好过。

站在家门口,骆为民按了几次门铃,都没有人出来开门,他不禁皱起眉头,从身上拿门钥匙出来,自己把大门打开。

屋里静悄悄的,灯亮着,但却没人。

“文娟呢?”他到处找,厨房、卧室、客房、书房甚至厕所,都不在。

对着墙上的钟,看着长针追逐短针,一步一步地,他开始胡思乱想。

是不是每一次他打电话回来说要迟回,文娟就出去呢?

如果是,她是到哪里去?为什么她每回听到他说要迟回,并没有不高兴或者生气呢?

她知不知道莎莉和他的事,要是知道,她为什么从来不提,是不是她自己另外有男朋友?

如果文娟真的在外边有男朋友,回来面对他时,难道她一点愧疚都没有吗?要是,她为什么从来没有买礼物给他?

到了夜里十一点多,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正要打电话到文娟的娘家去探听时,却听到有人开门的声音。

走进来的果然是文娟。

他看着妆化得比平时浓艳、衣着也比平常大胆的文娟,心上的疑惑益发扩大起来。

骆为民正要开口问个清楚,只听到文娟说:“喏,这个送给你。”

文娟手里拿着一个包装得非常精致的礼物。

他张嘴,但说不出话来。

玛琪雅朵和法师

“请问，还有一杯，你要点什么？”
望着餐牌的眼睛，和头脑配合得不好，或者是，太好，我居然冲口而出：“玛琪雅朵。”

“好。”单眼皮的女侍者把餐牌收走。

“其实，对我来说，普通的一杯三合一就可以了。”坐在餐牌后面的法师，现出宽容的微笑。

“可是，我已经替你点了摩卡。”我懊恼地，小小声。

一看见餐牌上写着玛琪雅朵，心里情不自禁啊一声，头脑便缺乏思索地涌起一阵冲动，口一开，玛琪雅朵就从嘴里流出来。

“没关系。”法师一定是在安慰我，“都可以。”

“但是……”我张口，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下去。

单眼皮的女侍者已经把咖啡拿来了。

“摩卡？”她问。

马克杯里是褐黑色的咖啡，上边饰着白色的鲜奶油和黑色的巧克力酱，我指着对面的法师。

“玛琪雅朵。”她这回没提问，只是告诉我，然后把小小一个装在咖啡盘的咖啡杯放在我面前。

两朵洁白的奶泡浮在黑色咖啡的上边，像花一样的开着。

法师用咖啡匙搅动着他的摩卡，空气中浮游着一股浓郁的咖啡香味。

“你怎么不喝？”法师问我。

手机在这个时候响起来。

我做一个原谅我的表情，打开手机。

“你在哪里？”希莉在那头问。我好像看见她那永远装满好奇的眼神。

“在喝咖啡。”我说，不好意思大声。

“和什么？”她听不清楚。

“在喝玛琪雅朵。”我说。

“哇！”她叫起来，“那你一定要告诉我，对面坐着的那个男人是谁？”

我看一下对面的法师，他低着头，在看一本书。

“发神经呀你？”我骂希莉，“快要进候机室了，回来通电话时再说吧。”

“可是，你上回明明说，下次喝玛琪雅朵要和心爱的人一起，味道才更好。”希莉还在那边哗啦哗啦。

我把手机盖上。

拎起玛琪雅朵，一口喝光，然后像解释什么似的：“玛琪雅朵要尽快喝，要不然，奶泡和空气接触以后，会影响它的绵密度，味道便差了。”

法师没有听到，他还是低着头在看书。

“有时候，人会自言自语的。”对着空了的玛琪雅朵杯子，我在自我安慰。

遗 失

起初气氛良好,难得一次的同学聚会,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纷纷互相问候,说笑间,青春年代的天真无邪仿佛折返回来。

“你一点也没变,仍然和以前一样。”

“你不也是,性格照样开朗,外表照旧年轻。”

“多少年都过去了,不可能啦。”

“哎,你知道,我向来不乱说话。”

“那倒是,不过,说没有变……”

“真的啦,骗你干嘛。”

大家坚持自己的看法,大家觉得大家都和从前一样,于是大家快活地笑着闹着,年轻的好日子历历在目,突然,小梅尖声叫起来:

“哎呀!我的耳环不见了!快帮我找一找!”惊慌失措的她接着解释,“那是钻石外镶一圈红宝石的,是我先生送我的结婚礼物!买的时候花了3万多零吉呀。”

“什么?”器嚷的热闹话语瞬息间消失,室内鸦雀无声,连揀菜的好多双筷子也停在盘上。

“哗!不过就一对耳环,那么贵呀?”

有人羡慕,有人妒忌,有人怀疑,有人已经开始行动,四下张望,甚至还有人蹲在地上帮小梅寻找。

“会掉到哪里去呢?”一桌的老同学代她担心,价钱如此昂贵,遗失不只可惜,万一找不回来,人人岂不成嫌疑犯?

餐桌上,椅子上,地板上,十几双眼睛一再努力寻觅,闪亮的红宝石圈钻石耳环照旧不见踪迹。

“啊!”有人想起,“小梅,你刚刚去洗手间,会不会遗落在那儿?”

“对,对。”即刻有人附和,“很可能掉在洗手间呢!”

“我陪你去看看。”和小梅感情最好的阿芬自我推荐。

望着她们走远的背影,有人缓缓说:“戴那么贵重的首饰来参加同学会干嘛?”

“就是,又不是什么重要场合。”

“老同学聚一聚罢了嘛。”

“想和老同学炫耀一番吧?”

“小梅从前也就是这性格。”

“爱炫,一点都没变。”

“你们说啦,谁?你们有谁戴那样贵重的首饰来的?”

“谁像她呀!怕人家不知道她有钱!我们那么多人又没有
人遗失东西,就只她一个,这么巧?”

“是嘛,没有谁遗失什么呀!特爱炫耀,活该她!”

“老实说,我有点怀疑,真的假的?”

“对呀!这样昂贵的东西,随随便便戴出来?”

“管她啦,既然有钱买贵重的首饰,还在乎遗失吗?”

“说得也是,叫她老公再买一对不就解决啰。”

“知道昂贵,怎么可能不小心?故意搞出来的吧?她没开口说遗失的时候,谁去注意她了?”

“别理她啦,吃吧吃吧。这菜可是自己出钱,不吃白不吃。”

“是呀,找不到是她的事,找到了也是她的,难不成她会分给我们?”

“遗失东西的人是她,让她自己担忧好了。我们什么也没遗失,还是吃我们的菜吧。”

所有的筷子再度往盘上撩,谁也不让谁。

重 逢

他看到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后退。
推着购物车的她，一头削得薄薄的短发，看起来俏皮活泼，甚至比从前更年轻。

在她的购物车旁，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跟在她身边，正抬头在和她说话：“妈咪，你总是买你要煮的菜，我喜欢的朱古力还没买呢！”

她笑的时候，一样那么好看，眼睛眯着，鼻子皱着，酒涡闪着：“哪，这不就是吗？”

手上扬着孩子的朱古力，然后放进购物车里，转过来看到他的时候，她的笑容仍然充满阳光：“啊！那么巧？”

他像有点迫不及待：“你的孩子？”

眼光恋恋不舍地看着长得像她的男孩。

“大家都说长得像我。”她依旧微笑。

“是的。”他冲口而出，“尤其是眼睛和嘴巴。”

当年他望着她的眼睛：“你脸上最迷人的部分。”

当年他抚着她的嘴巴：“你脸上最美丽的部分。”

她有点惆怅，但以笑容掩饰：“他小时候，人人都以为是个女婴。”

“听说男孩长得像妈妈，比较好命。”他说得非常有经验似的。

“是吗？”她淡淡的，“希望如此。”

一出世就已经没有爸爸的孩子，会好命吗？

“我可以抱抱他吗？”他问，充满期待。